

時評

跨國供應鏈管理 香港優勢大

近年國際貿易格局不斷轉變，本港經濟發展亦面臨各種挑戰。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將香港發展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發表網誌指出，目標是透過設立

單一窗口，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內地生產企業來港設立管理離岸貿易的區域總部，釋出香港探索和調整經濟賽道，將更好攜手內地企業發掘更多新市場、新業態的重要信息。

市場環境在變，香港也在積極求變。因應內地企業「走出去」業務需求多元化，加快打造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有利本港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支援企業在海外的業務需要及創造更高價值。香港在跨國供應鏈管理上優勢大，有條件擔此重任，自當主動作為，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升級，亦可為本港開創新的經濟增長點，從中獲益。

近年香港貿易結構出現明顯變化。貨物出口中，輸往歐美市場的佔比顯著下降，輸往美國的出口佔比由2003年的18.6%，降至去年的6.5%；輸往歐盟的佔比亦由10.5%降至去年的6.6%。反觀輸往東盟、中東等地的比例逐步上升，輸往東盟的出口佔比則由2003年的6.1%上升至去年7.9%，成為本港繼內地之後的第二大出口市場，輸往中東的佔比亦升至3.3%。時勢在變，香港有必要調整策略，從過往專注歐美市場，轉向更多尋求合適的新興市場和新合作夥伴，降低歐美需求減弱引致的負面影響，增進多邊貿易合作關係，提升本港出口韌性。

其中一大方向，就是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有效拓中東、東盟、「一帶一路」市場。事實上，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轉變，愈來愈多的內地企業亦有意尋找新市場新商機，重塑生產線布局和出口模式，好為企業發展注入新動力。據估計現時單是珠三角和長三角便有五萬多家中型生產企業，它們當中不少涉及海外業務，並且都有把部分製造工序「走出去」的需要，可謂「新藍海」。

顯而易見，內企若希望更好布局海外業務，減低不確定性，全方位的發展策略和需求必不可少，當中包括金融、法律、審計、風險管理和其他專業服務支援，而這些正是「香港所長」。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城市，區內首屈一指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香港能提供各種專業配套服務，亦有豐富資源和經驗支援這些企業拓展海外業務。例如提供包括商業運作生產及供應鏈方案、市場信息等諮詢服務；幫助企業以較低成本和較高效率取得貿易融資和跨境結算服務；港商熟悉跨國供應鏈、海外市場的合規、勞工保障和環境保護等，可為內地企業提供協助，以至應對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挑戰等。

強化香港作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的地位，進一步整合自身優勢和資源，以一籃子服務協助內地企業發掘「一帶一路」及其他海外市場商機，既對應相關企業的需求，願意在港設立業務據點，亦壯大本港在國際供應鏈的影響力，推動進出口貿易，是互利共贏之舉。其產生出扶持企業壯大發展的良好示範效應，也有利於不斷吸引更多全球重點企業來港落戶，形成群聚效應，為香港帶來更大更廣的經濟利益，值得政府和各界大力推進。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百家爭鳴

早前有前高官在社交平台上發表對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評論。他表示財爺加強發債力度

意味香港「已經正式進入結構性財政赤字年代」，非常擔心特區政府未來會以債抵債，最終在無力償還下只能削減公共服務，留下一堆爛攤子給香港的子子孫孫。他又認為，雖然世上不少發達經濟體系都有巨額的債務，不過香港只是一個特區，而非一個主權國，憂慮過分舉債會觸發國際金融機構對港的信用評級，進而影響金融業的發展。有關言論一出後，旋即引起社會熱議，甚至令部分網民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筆者認為，要評估是次發債的做法是否恰當，必須從三個方向思考，分別是發債的目的是什麼？發債的規模是否恰當？發債會否對香港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在經歷三年疫情的衝擊，加上近年地緣政治角力進一步加劇，以及全球加息浪潮等因素下，特區政府一度引以為傲的財政儲備已經大幅消耗。名義上，我們仍有超過7000億港元的儲備，實際上，大部分的儲備金額都有指定用途，例如用於應付基建項目開支的基本工程儲備金、用於支付舊制公僕長俸的公務員退休儲備金、用於支持慈善團體營運的獎勵基金、用於專上學生學費借貸的貸款基金等。除非出現非常特殊的情況，否則特區政府不能隨意動用相關資金支持政府日常開支。換言之，在扣除以上基金後，實際上特區政府的流動儲備金額不算豐厚，大約是1500億。因此，為了避免財赤進一步擴大及消耗更多財政儲備，積極開源增加收入是明智而務實的做法。

應付建設社會需要

增加收入無非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加稅，二是發債。可是，社會長期以來對加稅這個話題視為禁忌，要麼聲稱危害香港簡單稅制，打擊香港競爭力；要麼嚇唬會造成海外資金及大型企業流失，影響金融業的穩定，加上考慮到目前外圍經濟並不明朗，財爺只能從爭議性的稅項着手，如煙稅、酒店住房稅、累進式差餉等，期望一定程度上為庫房帶來進帳。不過，目前財政缺口仍然較大，單靠加稅不足以應付財赤問題，而發債就成為解救眼前危機的唯一選項。

從是次預算案的發債產品，可以看出政府的發債思路並不單純是為了增加現金收入，也要利用這筆投資實現其他社會價值。例如發行500億的銀齡債券，就是讓手頭資金較為充裕的長者，可以有息率回報吸引

商界心聲

自從上月28日港府全面撤銷樓市辣招後，住宅樓市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樓市調控措施經歷一段漫長的歲月，當年的臨時措施變成長期政策，而且維持了14年，令確令人難以置信，到今天完成歷史使命，也算是一個好結局。終於等到全面撤辣，業界人士當然歡迎，對於勤奮儲蓄的港人更是值得高興的事。不少評論認為樓市將出現報復式反彈，甚至預測今年樓價將上升10%至15%，由審慎悲觀變成極為看好。

成交量的確大增約5倍，新樓短短十幾天已經有近2000宗成交，地產代理天天將成交數據周圍傳播，力圖買家盡快入市，形容遲買樓是「蘇州過後有艇搭」。筆者理解代理經營之艱辛，「餓」了這麼久自然想盡快追回失地，因此推銷時會有一點誇張。雖然現今的買家都是精明人士，都會進行過濾，但是筆者還是認為不宜過於「硬銷」。

在資訊發達的時代，將成交量大增的數字廣泛流傳，恐怕會惹來社會上的不滿，尤其是未買樓者，另一方面也將引起港府關注。撤辣短短幾天，財爺陳茂波就表示若樓市失控，港府可推空置稅；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也公開指出，港府保留辣招系統機制，隨時可以重新實施。很明顯，港府

和市民大眾均以為樓市交投熾熱，樓價將會大幅攀升。那麼事實是否這樣？

近日有不少朋友向筆者查詢，「樓價會不會急劇上升？」「現在是入市的時候嗎？」坦白說，筆者入行38年，見過無數次樓市起伏，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前夕到1989年政治風波；再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2003年「沙士」來臨；直到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又來到2019年修例風波，以及接2020年的新冠疫情，經濟從天上跌落谷底，樓價也大起大落了幾回。總結一句，就是經濟衰退、樓價大跌和樓市冰封的時間不可太長，像1997年金融風暴至2003年沙士時期，這6至7年的漫長日子，有多少小業主和投資者被歷史洪流淹沒，因物業負資產而走向破產和倒閉之路，從此消失在「炒樓」舞台。

新盤求量不求價

前車之鑑，筆者認為，樓市衰退的時間決定了復蘇的速度。撤辣的時間雖然有點遲，但也拯救了不少中小企業，讓他們的物業可以脫手，紓緩資本市場沉重的壓力，對整體經濟很有幫助，使產業鏈得以正常運行。基於港府全面撤辣，交投量將會大幅上升，樓價將呈向上趨勢，不過，由於發展商的庫存和新盤供應量增加，

並將於今年爭相推盤，而新盤暫時只能求量不求價，故買家仍然可以慢慢挑選，不必太擔心樓價會急升，預期今年上落只在5%左右。

至於現在是否入市良機？筆者認為因人而異，如果有實際需要，又能夠找到比市價便宜的樓房，是可以考慮入市，否則也可以選擇等待。關於筆者對後市的見解，樓市三個月後才見真章，目前的熾熱交投，只能反映過去幾年累積的購買力在爆發，當然也因為價格比之前下跌兩三成所致。正如一間新開張的酒樓或食肆，頭3個月通常生意都不錯，因為有不少朋友或熟客來幫襯，要證明生意能否持續，便要看3個月後是否能夠保持正常。

提到外界擔心炒風會重臨？筆者可以大膽地告訴大家，大量炒風重臨的機會很微。由於買樓人士在簽訂臨時合約的一個月內，必須繳交物業印花稅，故即使「確認人」交易也需要每次支付印花稅，除非銀碼很細，否則每次都要支付樓價最高可達4.25%，加上其他費用，賺錢水位變得有限。此外，銀行宣布不接受「確認人」物業的借貸申請，引致每次買樓均要全數支付款項，也比較難找買家承諾。筆者樂見地產行業的產業鏈重新拉動，至於炒風會否再現？大家無須過於憂慮。

無須擔心炒風重臨

東區工商業聯合會首席會長、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 蔡志忠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建評

2024年全國兩會日前勝利閉幕，這是反映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觀察中國、讀懂中國的重要視窗。今年是落實「十四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所以今年的兩會有多方面的亮點。首先，本屆兩會具有資訊發布密集、交流互動開放的特點，展現出大會開放、務實、民主的會風。兩會是世界觀察中國的視窗，通過記者的報道，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發展的成就。今年，3000多名中外記者報名採訪全國兩會，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筆者接受了超過100家媒體記者的採訪，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一國兩制」的發展，了解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我們願意和世界分享中國式現代化的機遇。

其次，本次《政府工作報告》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向世界傳遞強信心的底氣以及聚民心的力量。報告提到GDP增長5%左右，這是一個具有科學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目標，

這有利於引導社會預期、提振市場信心。同時，報告中許多政策都回應了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筆者了解到一個細節，在本次兩會中，我們有盲人代表也有傷健人士，大會特別為他準備了盲文版大會文件以及設置了「無障礙」通道，為代表高質量履職提供了保障，將《政府工作報告》中為人民辦實事的承諾精神落實到實處的體現，這是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具體表現。

最後，精準解讀政策、激勵各地政府以及代表們要把全國兩會精神落到實處。本次兩會中舉行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黃守宏解讀《政府工作報告》。讓全社會對報告的解讀更精準、工作更有方向。例如，新質生產力的提出為解決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提供了方向，特別是如何利用好河套地區、北部都會區等地方，發展科技以及新型工業化等都是香港未來的更多發展方向。

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指出，全面依法治

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所以每年的兩高工作報告都會引起社會的關注。本次兩高報告特別針對反腐、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支持正當防衛、強化婦女兒童保護、懲治網絡暴力等，作了深入探討。兩高工作報告總體回應了人民群衆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傳遞着「為人民司法」的溫暖信號。

中央支持香港完成23條立法

在兩會期間，副總理丁薛祥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時發表重要講話。丁副總理明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形容盡快完成立法，才能讓香港社會輕裝上陣，讓香港變得更安全、更開放、更包容，香港才能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上，走上康莊大道。這反映了國家領導人時刻關心及支持特區的發展，心繫香港，將香港社會民生事務記掛在心。此外，丁副總理還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幾點希望，一是要把全國兩會精神在香港宣傳好、落實好；二是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三是要增進愛國愛港力量的凝聚力、戰鬥力，推動香港社會在愛護港旗幟下的大團結。

筆者認為，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要繼續加強對外說好中國故事，說好中國人大故事。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標誌之一，然而在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今天，別有用心的力量經常通過失實信息來抹黑「一國兩制」。同時，筆者發現，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對人大工作認識不足，因此，港區人大代表更有必要將回歸後香港的發展展示給世界，消除誤解，擴大朋友圈，對外說好中國故事、中國人大故事、及「一國兩制」故事。

適度舉債助潛投資未來

黃遠康

的投資工具，令長者有穩定的收入之餘，又能夠減低對社會福利的依賴，更妥善地做好安老工作；至於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更加是直接投資在與改善環境和基建工程相關的項目，既可帶動經濟發展，亦讓有份投資的市民得到參與感和幸福感。既然發債是解決目前財政不足直截了當的手段，而其目的是用於應付建設社會的需要以爭取未來獲得更大的回報，則有關做法顯然是無道理的。

事實上，這位前高官在任內曾經做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決定，就是動用政府閒置的財政儲備並成立「未來基金」，用於投資全球各地回報穩定的優質金融產品，而產品所衍生的利息收入就會滾存在基金之中或回撥庫房為政府「幫補」收入。換言之，前高官都認同投資未來以爭取合理回報的做法。可是，現時他卻一反過去之態，對於財政資源緊繩的特區政府透過籌措資金以投資未來的決定提出質疑，實在教人摸不着頭腦。

恪守量入為出原則

雖然財爺率先預告未來5年內每年發債不多於1350億，看起來數字相當龐大，但是發債規模其實只是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9%至13%，相較於絕大部分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明顯較低。儘管有意見認為香港不是主權國，與以上地方比較不太合適，可是，即使與同樣為非主權國的中國台灣相比，香港的發債水平仍然不算高，因為當地的政府債務佔生產總值接近30%，而當地甚至被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屬於低負債、財政健康程度高的地區。可見，財爺的建議是遠遠未觸及警戒線，社會大眾及國際金融機構亦都無須過分憂慮。

無論政府發債水平是多少，最重要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能力償還債務，避免因為債台高築而影響政府的運作和發展，步西方國家的後塵。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對特區政府充滿信心，一方面因為《基本法》第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意味政府發債只能是中、短期的財政措施，長期還是要恪守財政紀律，不可能無止境地維持負債；另一方面，正如上述，港府財政緊張，只是因為近年外圍政治經濟環境不穩所致，只要香港繼續推動多元產業發展，善用發債得來的款項用於有投資回報的項目，加上預期全球即將迎來減息

潮，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有望在數年內全面復蘇，扭轉現時財赤和負債的問題。

筆者不想猜度提出相關論述的前高官的動機，但是作為負責主管財政事務多年的人，應該比起一般市民對於公共財政資源如何運用得宜有着更加深入的見解，亦都更加能夠體會投資未來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前高官和社會各界人士不要抱着悲觀的情緒看待發債，而是應該想方設法，協助特區政府尋找善用這筆好不容易得來的發債收入的投資機會。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有望在數年內全面復蘇，扭轉現時財赤和負債的問題。

民主選制，建基於少數服從多數；由誰人或哪黨執政，都是基於「多數決」。可是，少數不服多數的情況，卻是愈趨嚴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日前公布最新民調結果，這個大型研究共訪問了24個國家逾3萬人。調查顯示，受訪者是否支持執政黨，對是否滿意民主狀況的差距，在許多地方均呈天壤之別。

以法國為例，當受訪者本身支持執政黨，民主

滿意度高達74%，反之不支持執政黨的話，民主滿意度則僅21%，即存在高達53個百分點的差距。其餘發達國家的相關差距亦如鴻溝，匈牙利、希臘、以色列涉逾40個百分點，西班牙、荷蘭、德國亦涉逾30個百分點。

美國的相關差距相對較小，只涉22個百分點，但原因只是基於無論支持執政黨，兩者的民主滿意度皆同樣偏低，分別為44%和22%，是故分別才那麼小。至於瑞典和澳洲，差距同樣偏小，因為由執政黨到在野黨的支持者，民主滿意度分別皆超過60%以至70%。

「多數決」的民主制度，究竟有利於凝聚共識，抑或會加劇社會撕裂，以至存在少數派被忽略的「多數人暴政」？視乎實踐情況，答案並無絕對。

